

8 潮头 Tide

潮头拾贝

森林围拢 老妈的墓

(外二首)

■ (四川)许庭杨

老妈,住在山中
从此,拥挤得吵吵嚷嚷的树
就不肯枯黄了
针叶林还是阔叶林
苍绿,不用存储
蓬勃,难以尺度
鸟儿们,怕老妈寂寞
把噪音调整成音乐
每一声鸣唱
都有色彩,更有芳香滴落
温馨的寂静
包裹着老妈的灵魂
从此,月色有魂
阳光是佛

寂静的墓地

风提着衣襟,走过山岗
担心树枝条撕破裙边
发出声音,惊扰老妈的梦乡
无法丈量之风
不能称出重量,却有
重金难以收购的凉爽
绿树们从四周默默围拢过来
随身带着重重叠叠的阴凉
老妈在盛夏清静了
还有那么多叽咕喳喳的草
也都默默注视老妈
不发出声响

老妈安葬在山中

从一条比血管细小的小路
老妈到达山中,寂静的山上
树木们都肃立着,枝干
伸出手臂,像是迎接
更像是拥抱,整座山峰
兴奋得肃穆,沸腾得起伏
阳光从树叶间溅下来
林中地上,到处是抑扬顿挫
的斑驳,像老妈的音容
既安祥,又醒目

绑架春天

■ (四川)何适

春从冬坍塌的身体里挤出
雪开始逃亡
所有的植被
被一场细雨劫持
庞大的队伍
向春天投降

树甩掉最后一片叶子
所有的枝杆
从惊蛰掌心里探出头颅
向春天漫溯
风吹乱了口哨
把一束迎春喊醒
以勾引春天的罪名
赐她浅浅腮红

春天 被一首诗绑架
湿润的土地上潜伏着词语
任一首诗挥霍
春天的集中营里
都是些姑娘
都穿着尖尖鞋
套上花衣裳
挂在枝头上

树和鸟儿 才是思想家

■ (四川)潘泽润

一条路怎么走下去
都是同样的结局
无法回头,无法转换
我遗憾此生不是一棵树
不是一只飞鸟
哪怕只在
没有轨迹的低空
为构筑窝巢
而寻觅

树和鸟儿才是思想家
它们早就预料到
路延伸出的是
残酷的宿命
于是它们相互依存

树,一生唯一的目的是
向着天空生长
而飞鸟也
总是以树为中心
在高于地面
最合适的空间
自由飞翔

潮头品茗

■ (四川)张晓天

来到四姑娘山,住进五姑娘的家。
五姑娘的家,坐落在四姑娘山镇的半山腰间,一条小街曲径而至。典型的藏家房,浓郁的藏家味,热情的藏家人,我们一踏入这个家,就真的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这个家,一对年轻夫妻打理得井井有条。看上去这对年轻夫妻好像是外乡人,口音有点成都味,但他们的确又是地地道道的藏家人。热情、周到、笑容可掬,给人一种和其他酒店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其酒店的装饰既有藏文化的根脉,又有现代文化气息的植入,简单、明亮、雅致,独有一种韵味。

来到这里时,天色已晚,四姑娘山是啥模样还停留在朋友的描述里。朋友是前年到四姑娘山的,回来把四姑娘山描绘得像亭亭玉立的少女一样,并且还拍有许多的照片为证。更为乐道的是,他在四姑娘山下有一段美丽的邂逅,每次朋友讲起那段故事,我们都觉得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然而,朋友却始终把那次的际遇看成是他自己一生中难得的、最宝贵的、又最不愿舍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事。我们這次到四姑娘山来,朋友的那段故事多少也有点“催化”作用。

五姑娘家的女主人,一看就是一位干练、

四川会理县黎溪镇境内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山——白云山,位于河口乡云山村,山上植被茂盛,古树参天,野樱花、山茶花跳跃于林间,蕨菜、大树菜可以一直采摘到秋天,盛产牛口刺、杜仲、隔山消、翻白叶等中草药,有时还可以挖到兰草。

但是白云山不是因为这些而闻名,而是因为山上有一座香火很旺盛的寺庙——白云寺。白云寺坐落在半山腰的山坳里,正对着黎溪镇,远远望去,山巅云雾缭绕,从林若隐若现,山与天的距离近到无可分辨,朱红的庙宇似展翅的鸟儿即将飞入天宇。

隋唐以来,中国民间观音信仰日趋深入和广泛,并逐渐形成了以敬奉观音为主的三个农历宗教日:农历2月19日为观音生日,6月19日为观音成道日,9月19日为观音出家日,民间有的将这三日并称为观音圣诞,黎溪人则统一将这三日称为观音菩萨的会期。观音菩萨的会期是大节日,是白云寺最热闹的日子,其中又以农历6月19日为盛。这一天,适逢暑假,学生还未开学,庄稼也还在疯长,远远近近的黎溪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素食戒斋,焚香祈福,沐浴梵音,净化心灵。寺庙外的空

校园新苑 - 小作家征文作品集

2017年6月1日,我告别了幼稚的童年,开始拥抱少年的沉着与深刻。

假期我随学校组织的科考团队去到杭州参加研学活动——这回多了个“学”。已不同于少儿旅游时单纯的吃喝玩乐了。

看白堤苏堤,观茶园湿地;游西湖水波衬微风轻舞,揽千岛湖百鸟绕翠树高鸣。

观赏了苏杭的美景,便认真观察和聆听专家讲解各种各样的植物了。

看那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呈深棕色的树干粗壮得要两个人伸开双臂才能抱住。一顶翠绿色的遮阳帽也为人們遮挡了阳光。隐

窗外,秋雨一直下着,细密无声,那丝丝凉意从四面八方侵袭着你,让你无处可逃。远处,两栋高楼隔河相望,在雨中显得愈加灰暗、僵硬……

桌旁的我沉默着,对面的妈妈厉声指责我的懈怠。看着她生气的脸,我觉得很陌生。我想大声申诉:“我很累,为什么不可以休息几天呢?”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倔强地抿紧了嘴角。耳边是妈妈越来越愤怒的训斥声,眼前却浮现出几天前我与同学争吵的场面……多么相似!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无心之举会引来同学的指责,更不明白为什么曾经亲密无间的好友会形同陌路,几天来我独自默默地学习、锻炼……倔强的我内心其实早已伤痕累累。

我一言不发,走出家门来到天台。凭栏远眺,我想让风带走委屈和浮躁,让雨涤清失望与迷茫。脚下的夜啊,川流不息、灯火阑珊,而这里只有“高处不胜寒”。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和妈妈变得像隔河相望的两栋高楼一样,各自挺立,只看见对方冷漠固执的轮廓。妈妈的不理解,面对新环境新同学的不适应……诸多的烦恼啊,我多希望可以被风卷走,被江水冲淡……

秋天的夜真凉啊!我轻轻地抱了抱自己。

四姑娘山的五姑娘家

■ (四川)张晓天

精明而知性的人。见我们来了一大群人后,跑上跑下,忙前忙后,做事像一阵风,干净利落。朋友前年来四姑娘山时,遇到的就是一位像风一样的女孩,莫非她就是朋友整天都揣在怀里的那个女孩。我正在纳闷,女主人笑盈盈地走了过来,请我们在茶室里喝茶,茶叶在开水里上下翻腾,袅袅茗香扑鼻而来。女主人说:这是四姑娘山的茶,经过我五姑娘亲手炒制,味道如何?这个“香”还用说吗?女主人显然是在强调四姑娘与五姑娘这么一个关系,他们是“同襟”的姊妹。我一下就明白了女主人的用心良苦,这也看得出女主人的精明之道。看四姑娘山的美,住五姑娘家的房,都会让你赏心悦目。

不知怎的,到了四姑娘镇,朋友讲的故事总是在脑海里萦绕。朋友到四姑娘山时是一个深秋季节,雪域茫茫,漫山红透,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的四姑娘山非常的妩媚。朋友讲:他不幸的是遇上了高反,幸运的是遇见了四姑娘拉姆。朋友说:他在四姑娘山脚,突然感到头昏脑胀,呼吸困难,天旋地转,冥冥中,一位藏家姑娘骑着一匹枣红马,从雪山深处快鞭而来,秋风中响起了清脆的的铃铃声和马蹄声。待他醒来时,他已躺在拉姆温暖的帐篷里,手打上了点滴,鼻

子插上了氧气管,身边还放着开水、酥油、奶茶,拉姆还冲着他笑。朋友说:那是他见过的最美的笑容。

五姑娘进来了,叫我们用晚餐。五姑娘的家其实不大,在厅里和茶房里也只能摆上两张桌。藏家的火锅很有味道,特别是五姑娘的铜火锅更有味道,牦牛肉、烤羊排、松茸炖鸡,加上青果酒的飘香,美美的。席间,我们的同事云朵来了,她是一位漂亮的警花,我们曾在省城一起培训过,听说我们已来到四姑娘山镇的五姑娘的家,她执完勤,下了卡点就飞速的赶了过来。青果酒在一曲曲祝酒歌声中酣畅,老同事的相见,也免不了要用酒精的浓度来表达一种久违的情感。云朵较以前微有些沧桑,脸蛋还是那样清秀,只不过脸上的两朵云霞写满了风霜和真实。她说从警这么多年,为了藏区百姓的安宁与祥和,一直在高原上风餐露宿,没日没夜的工作,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家人。她说她今天在执勤中还抢救了一位患病的老人,把他送进了医院。她很自豪地说,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在尽责,在行大孝,家人是会理解的。说罢,她提议:我们一起唱一首《人民警察之歌》吧,“在繁华的城镇,在寂静的山谷,人民警察的身影,陪着月落陪着日出……”这歌声昂扬、雄壮,荡击着我

白云寺:心与自然的对话

■ (四川)彭万香

地上,商家云集,商品琳琅满目,各种美食香飘四溢,逐渐形成热闹的庙会和香市。

山路狭窄弯曲,颠颠簸簸,面包车、小轿车、马车、摩托车将上山的泥巴路堵得水泄不通;路边的松树林里,偶尔会闪出一两棵盛开的杜鹃,雪白的花瓣,鹅黄的花蕊,似身着霓裳的仙女随处可见的豆瓣香树,一丛一丛地点缀在松树林里,结满了红色和黄色的小果子。很多香客不愿意坐车,沿着松林里的小路往山上走,老年人边走边歇,累了就坐在路边的松林里休息;年轻人三五成群,钻进松林里,边走边摘野生蓝莓,捡野生菌,“鸡枞!鸡枞!”“见水青!见水青!”“早谷黄!早谷黄!”激动喜悦的声音在山谷里回响,惹得坐车的香客羡慕不已。

到了庙门口,带了香纸、蜡烛的香客径直走进庙里,聆听梵音,祈福朝拜;空手山的年轻人徘徊在庙门口,有的聚在小摊儿前,买新鲜玩意儿,品尝美食,参加竞猜游戏,有的爬到

悬崖边的巨石上,作只手擎天状,或聊天或拍照,等玩够了,才买了香纸、蜡烛,走进庙里焚香许愿。

庙里的空地上,鲜花无比繁盛,几乎每一道门、每一个香炉前都有一簇,粉嫩的扁竹兰、深红的绣球花、黄色的槐花、大红的状元红,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朵,全都在袅袅绕绕的青烟里怒放着,绿草茵茵,蜂飞蝶舞。佛堂里的钟声悠悠地响起,各大殿前聚满了人,自动排成长龙,懂行的老年香客走在前面,燃起香烛,鞠躬、磕头、作揖,口中念念有词,年轻人跟在后面,有样学样,屋檐上的鱼形铃铛被风吹得“叮叮当当”地响,观音殿里的蒲团上轮番跪着虔诚的求签者,眼睛盯着签筒,虔诚地摇着,竹签“哐哐哐哐”地响,似在祈求菩萨赐予好前程。

拜完了菩萨,抽完了签,香客们就纷纷前往厨房,厨房在寺庙的最上面,周围的菜地里,辣

们每一个警察的心房。我们吐露的心声,感染了临桌的客人,他们也唱起了湖北的龙船调,气氛热烈,两桌对唱,五姑娘的家热闹翻天。

云朵的电话响了,她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她得马上去现场,她就像一朵云,像风一样飘进了夜空。云朵走了,我又想起了朋友讲的拉姆的故事,拉姆为了救他,骑着枣红马抢时间救了他的命。他康复后,拉姆又骑着枣红马奔雪山而去了,离时的瞬间留下了她嫣然的笑和一串清脆的马铃声。

到四姑娘山,见到了四姑娘、五姑娘,还有云朵,她们都是藏家姑娘,她们善良、淳朴、热情、执着。藏家人的故事和情怀让我一阵阵感动,那些藏家姑娘就像一朵朵盛开洁净的雪莲,在雪域高原如五彩的音节,奏鸣出蓝色的线谱。离开四姑娘山,我们走到鼻头山回望依序排列的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山时,仿佛看见了许许多多的山峰前呼后应的排序着,她们有四姑娘、五姑娘、六姑娘、七姑娘……她们都是藏家的好姑娘。此时,我多想天空赐我一屡晨曦,去追随她们的密度和高度,去聆听她们在风雪中轻柔温暖的吟哦,然后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玛尼堆上静静地享拥马蹄铃声的畅想。

椒、白菜、小瓜、葱葱……应有尽有,山桃、李子已成熟,一群孩子聚在树下,踮起脚尖想要偷摘。厨房里的大妈正在磨嫩豆腐(俗称“连渣闹”),两个巨大的木蒸子摆在门口的水泥地上,还有几个大盆子,刚刚煮熟的饭菜冒着热气。香客们自觉将带上山来的大米、酸菜、四季豆、辣椒交给管事,然后就各自拿了碗筷,盛了米饭,舀了四季豆汤、“连渣闹”和海带丝,坐在露天餐厅里品尝白云寺自制的斋饭。特制的豆瓣酱和熟油辣子拌在“连渣闹”、四季豆汤里,酸香麻辣,清香扑鼻,大大小小的孩子全都不再挑食,“稀里哗啦”,吃得津津有味。

太阳渐渐偏西了,上山的香客还在络绎不绝,下山的人们也不着急,又钻进松林里,有的随身带着小锄头,有的手里捏根小棍子,边走边找杜仲、隔山消、翻白叶、牛口刺、马鞭梢、紫白鹿哈、铁扫把等中草药,或挖或撬,不用费多大劲儿就能弄到一大把。

夕阳里,青山如黛,倦鸟归巢,佛堂里的钟声悠悠地传来,白云寺如一只巨型的鸟儿栖息在原始丛林里,人们就这样沐浴着梵音,带着美好的期待,将自己完全融入这空灵的山间,以最纯粹的心与自然和诸神对话。

夜地锦,春一年蓬……

渐渐地,我好似不再是单单在学习各种各样关于植物的知识了——我仿佛与他们成了朋友,我爱在同学嬉闹时静静聆听叶片上的露珠对我的倾诉;我爱在拍完照就只留下背影的同学身后轻抚枝干间的果实。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引人思考的学习之法;在这里,我悟到了心静则凉的至道;在这里,我融入了那一片绿,扑入眼中的绿,映射心灵的绿;属于静谧之绿,来源自然的绿。

所谓“回归自然,心如止水”大概便是这样的吧?

扬,她的瞳仁里有我的笑容。

原来,当我们靠近时,会从别人的瞳仁中看见自己温柔的笑颊,在靠近的同时,笑容也留在了他们的心上。朋友也好,亲人也好,我会含着笑向他们靠近。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